



འདྲིའི་ལོ་རྒྱུ་ལྟར་ལོ་རྒྱུ་ལྟར་།

西藏 最后的驮队



加央西热 著

ཀྲིས་ལོ་རྒྱུ་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ॐ वीजो यथा यथा विप्रसृताः ॥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ACT 83/0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藏最后的驮队/加央西热著.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03

ISBN 7-5302-0706-7

I. 西… II. 加…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9047 号

西藏最后的驮队

XIZANG ZUIHOUE TUODUI

加央西热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×1230 24 开本 12 印张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5302-0706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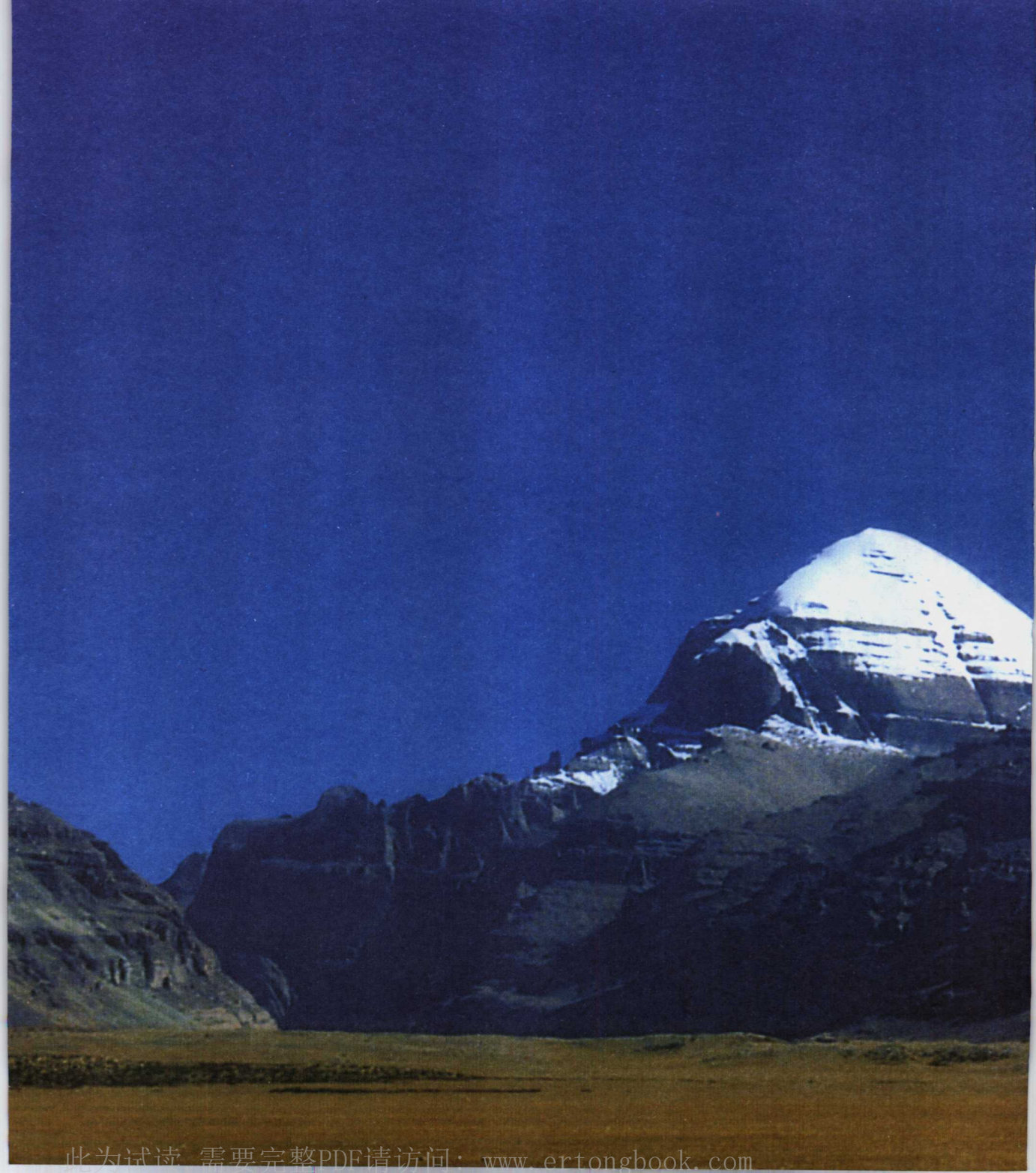
I·690 定价: 45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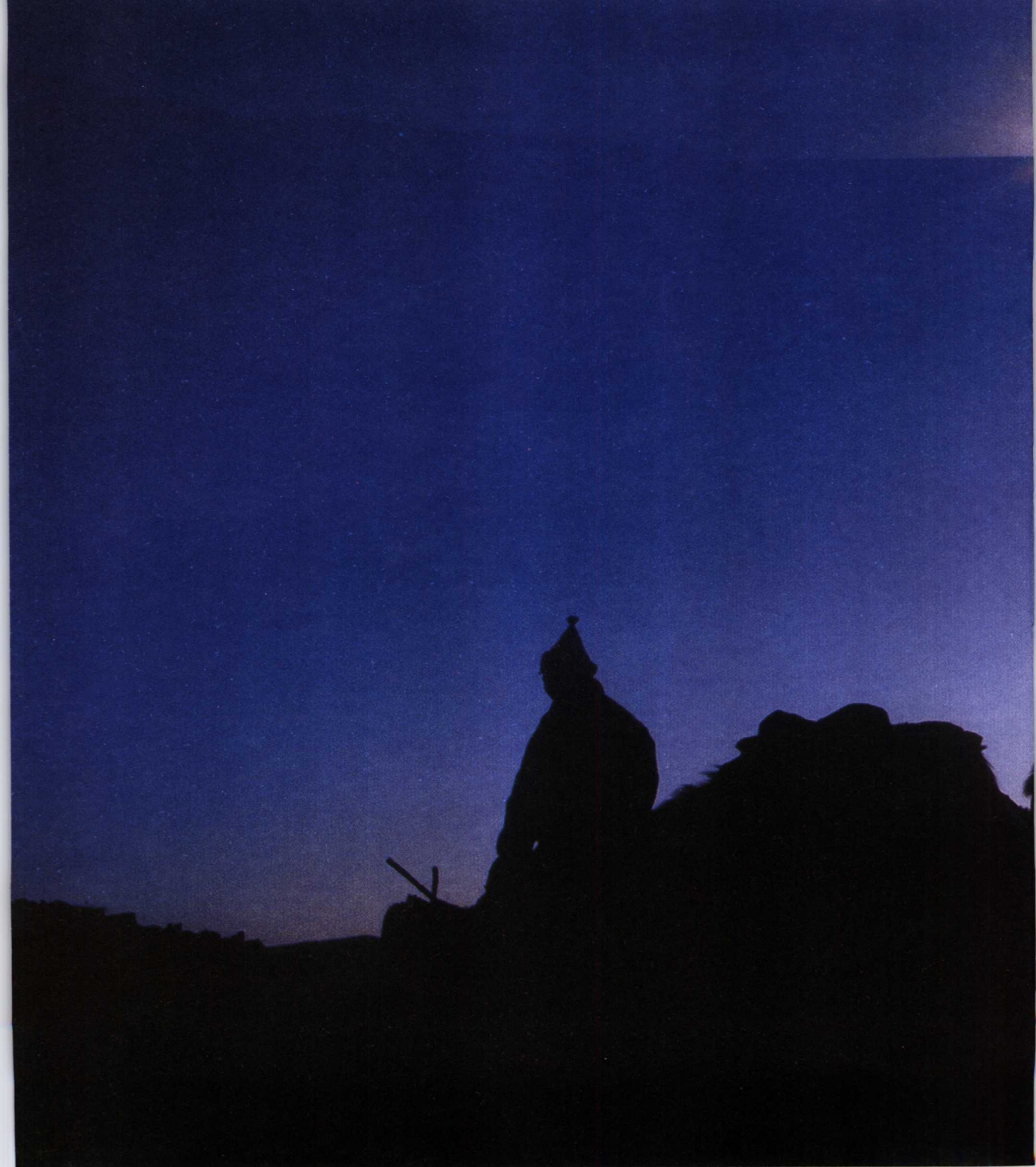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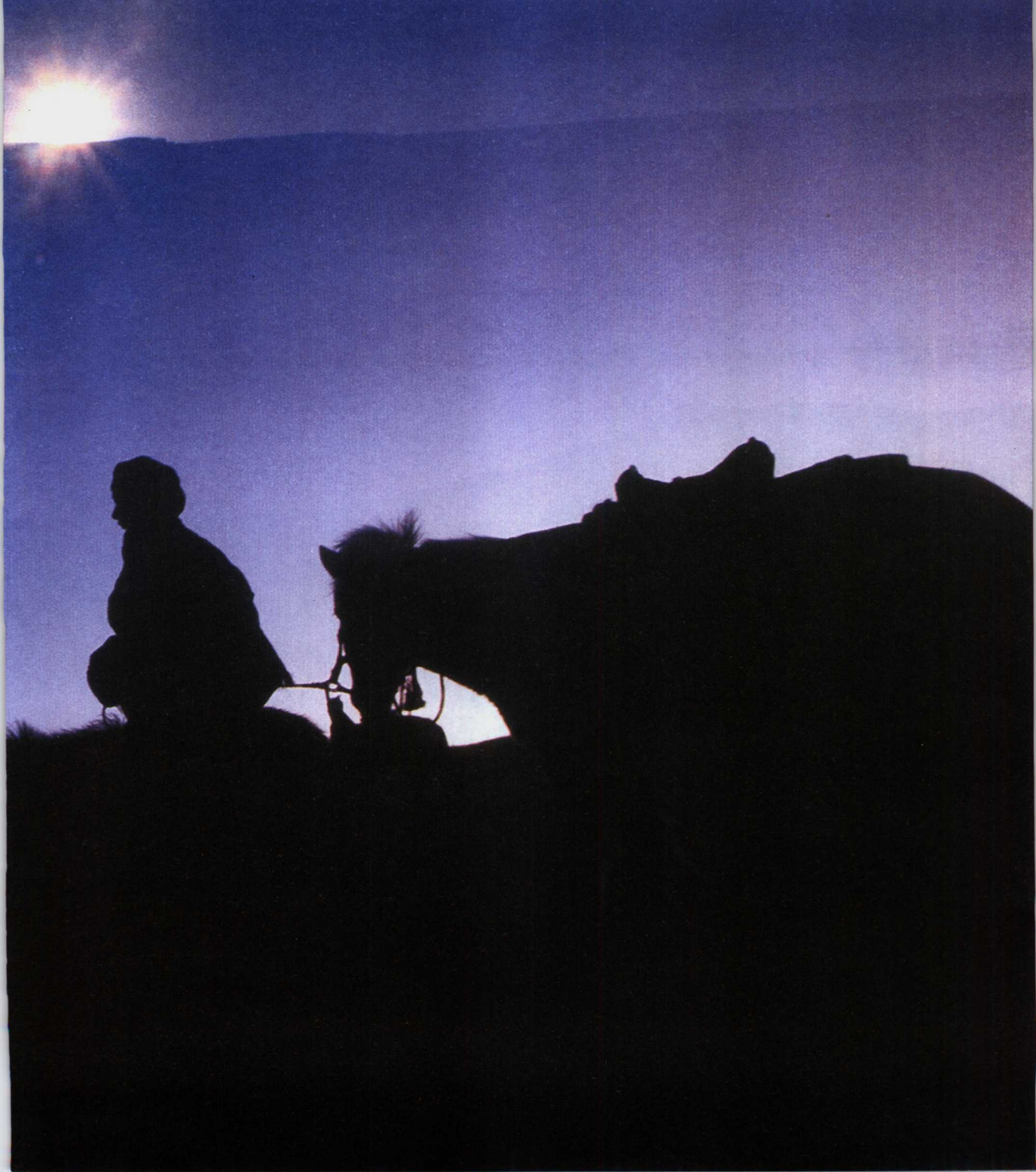
加央西热，男，藏族。1957年出生于藏北牧区一个并不富裕的牧民家中。1971年之前在家放牧，并自学藏文。14岁上小学。1978年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。1983年调入那曲文化局，并开始艰难的文学创作，发表了《童年》《盐湖》《灵魂独白》等组诗，引起文学界的关注。以后又发表过不少诗歌、小说和纪实作品。

1987年之后，在基层党政机关任职。1994年调入西藏作家协会，曾任作协秘书长、副主席。现任西藏文联编辑事务部主任、西藏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，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。









羌塘是一片真正意义上的高天阔土。这里稀薄的空气使高原的天空因纯净而透明。只要你登高远眺，几百公里以外的景物任你用心去触摸和感受。藏北的牧羊女同这里的河流和蓝天一样纯洁。她们每天可以观赏几百公里以外的他乡美景，但她们也许永远不能涉足那些熟悉的山水，只能在这片方圆几十里的草场上放牧牛羊、生儿育女，围着灶台和磨盘走完人生的全部旅程。然而，藏北的男人们则不同——他们每年都要进行两次长达几十天甚至数月的浪漫、洒脱、充满乐趣而又艰辛、危险的长途跋涉。这就是令外人感到神秘



的藏北牧民传统的运输方式——驮盐及由此引发的农牧盐粮交换。我在这块土地上长大，曾是藏北牧民中的一员，少年时曾跟随驮队去盐湖驮过盐。在1994年，我带着一个摄制组回到广袤的藏北家乡，跟随一支驮队走了整整二十八天的驮盐之路。随后，以驮盐及其农牧盐粮交换为主题，我与摄制组一起在藏北的一个乡村——班戈县保吉乡五村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拍摄和采访。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入，值得关注的是，我发现藏北牧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与之相伴的传统文化，正在以我们始料未及的速度消失……



目录



藏北驮盐

我的驮盐情结

2

我去驮盐的那个年代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。文学圈的朋友们，诱发了我的文学创作欲望，于是我将我的故事用诗歌的形式传达出来。

去五村的路上

8

谭湘江决定对驮队进行跟踪拍摄。通过我的朋友们得知，班戈县保吉乡五村组织了十多人、二百头牛的庞大驮盐队。初次踏上藏北大地的谭湘江想把一路的景致全部摄进镜头。二十多年没有驮过盐的格桑旺堆出任首领，自有他的缘由。

格桑旺堆的驮队行进在日趋萧条的驮运路上

18

驮盐人组成临时家庭：格桑旺堆统管整个驮队的行程，“妈妈”做饭烧茶，“法官”执法，一个占其位而不谋其职的煨桑师。次仁旦巴乡长带我们雪夜追赶驮队。

在小牛犊泪泉扎营

34

从保吉乡直奔班戈县，都日山上的风雪把我们又一次赶回保吉乡。经历一次翻车的惊险，然而有惊无险。我们找到了驮队。驮队在一个叫小牛犊泪泉的地方扎营。钉地线——扎营前的比赛。驮队老房东杰布访问盐队，格桑旺堆为杰布摆出他的流动商店。

盐语——驮盐专用隐语



44

离开了家乡，没有家神保护的盐人们说起了盐语，并严格规定拒绝女色以保护自己。格桑旺堆说：盐湖是干净的，盐巴是珍宝，盐湖周围充满不净与晦气。格桑旺堆带着先遣队到达盐湖。保吉一村的老者诵经祈祷，请盐湖母亲赐给驮盐人珍贵的盐。



扎加藏布江悲歌

62

班公湖盛产硼砂。尸体山直挺挺地矗立于班公湖畔，仿佛是为60年代硼砂大战中牺牲的无名英雄们立下的墓碑。蔚为壮观的牛队和羊驮队的悲惨结局。阿觉把房子无偿借给我们，然而当我们提出付费时，他却委婉地进行了一次讨价还价。

盐湖的传说及驮队的遭遇

78

据史料记载：囊日松赞在回来的路上，将野牛肉驮在马鞍上，因牛肉拖在地上发现了湖盐。《格萨尔王传》中记载的盐湖及民间关于驮盐的传说。格桑旺堆说：我不知道驮盐源于何时。我的前人都在讲述着关于驮盐的故事，他们也是从他们的前人那里听到那些故事。

湖中的劳作——堆盐、背盐、盐歌、祭湖仪式

90

驮盐中最为艰辛的劳作就是湖中堆盐、背盐，而盐人们在最为艰辛的时候依次唱起最动人的驮盐歌：《盐湖赞歌》《途中悲歌》《采盐欢歌》《装盐歌》《工具歌》《祭祀歌》。不同的政治背景下驮盐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，“文革”中，红旗被插在盐人的帐篷上。

从盐湖启程



120

格桑旺堆说：必须春季去驮盐，夏天不去是怕水害，秋天不去是要交换，冬天不去是没有水吃。红旗插遍帐篷城——人民公社时期的驮队是另一番景象。格桑旺堆说：赞宗是噶玛巴活佛的神魂湖，我们喜欢自己从湖里采出的盐。

最后的团圆饭和祭祀灶神

136

我把从盐湖带来的盐巴送给妈妈，妈妈像是得到了希世珍宝。灶神面——盐人的最后午餐。格桑旺堆到家之前先察看了旺青的生产情况，虽说是黑年，有羔任务完成得不错。



盐粮交换

牧民商队出发

156

商队驮牛的打扮要比盐队讲究得多——它们要穿越人口稠密的农区，要越过更多的牧村，不能在别人面前丢人现眼。晚霞染红了西天，与之相映的是驮牛们鬃毛上翻动的红幅和红白相间的耳坠。

日地出事，商队行军受阻

166

驮牛跑回家，日地奋力追赶，晕倒在野外，半夜回到四村的家中。驮队不能正常行军。旺青以德多和诺尔桑做搭档，驮队继续行进。格桑旺堆离开驮队，开始了他的拉萨之行。

格桑旺堆在拉萨

172

缩里藏针的格桑旺堆把两个“大商人”给说服了，羊毛和牛皮两大宗产品分别卖给一个退休司机和一个跋子康巴商人。格桑旺堆在拉萨街头卖羊皮和牛绒，被困在一群小商贩堆里，无可奈何地大喊：加央！格桑旺堆一筹莫展地坐在拉萨街头。

牧民商队在农区

184

尼木河谷住满了牧民。旺青的交易对象在尼荣村，村民们以酒相迎，以酒相送。由于肉食品与酥油的丰盛，牧民有一种趾高气扬的优越感，但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弱点——文化贫乏。狡猾的牧民和斤斤计较的农民好比是织布机上的经线和纬线，永远不可分离。



村里的故事

格桑旺堆的生意

200

格桑旺堆买车——卖车——买车。格桑旺堆与浪迹天涯的“二混子”曹扎合作。格桑旺堆把汽车卖了，他说：机器这玩意儿不能像牲畜一样用到死。才扎在格桑旺堆面前，他的嘴皮子有点不灵活了。



顿加结婚

214

在西藏有一条人人皆知的隐语——“打狗”，有人撰文称其为“打狗的恋爱方式”。桑卓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多少有些争议，但那个可怜的小家伙生下没有多久就夭折了。顿加结婚时，秋吉的肚子挺得很大，婚事就从简了。藏北婚俗面面观。

顿加婚变

230

关于秋吉孩子的父亲有种种说法。村委会专门召开过会议进行裁决，决定等孩子长大之后，看长相来认定孩子的父亲，但是半道杀来一个索加，于是关于孩子父亲的事情不了了之。顿加对索加说：秋吉也承认了你和她的事情……麻烦得像长尾巴的虫子，人家也有离婚的也有和好的，但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复杂，乱七八糟没完没了。

剪羊毛的季节

234

剪羊毛的季节到了。人们把羊群赶回圈里，收获羊毛。剪毛歌同驮盐歌一样古老。纯朴动听的羊毛毡子歌。

格桑旺堆家庭的变故

244

在赛马会期间，旺青遭雷击猝死。令普通人难以承受的苯教葬俗。格桑旺堆为儿子的葬礼耗去大批牛羊。顿加的故事还没有完结。格桑旺堆为稳固家庭绞尽脑汁，但雍措依然离开了格桑旺堆家。格桑旺堆与扎诺两家合为一家，以此保住了格桑旺堆的首富地位。

后记

附录一 家庭个案介绍 260

附录二 驮盐队成员表 262

附录三 交换商队成员表 263

附录四 驮盐、盐粮交换行程图 264

藏北驮盐

驮盐是藏北男人每年必须要完成的劳作之一。依循古人的说法，一个男人一生参加九次驮盐，就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驮盐对男人而言，已经超出了对物质利益的索取。因此，我们不会为这种劳作而苦恼。



我的驮盐情结

7 我跟当雄盐人做生意

我的家住在一条驮盐大道旁。

我是从小看着来来往往的驮盐队伍而长大的。一拨一拨的驮盐人，沿着那条由无数个驮盐人踏出的小路而形成的驮盐大道，穿梭于家乡与盐湖之间，完成一个牧人所

必须要完成的义务。

每年到了春夏之季，当雄和宁中的驮队铺天盖地拥向盐湖。随着驮盐季节的到来，沿路的牧民也跟着热闹起来。当雄和宁中的人天生擅长做生意。他们一旦翻过念青唐古拉山脉，就和当地的牧民做起买卖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特别希望爸爸从当雄人手里买些干桃子、干元根、糖果等小食品，甚至买些跟我毫不相干的诸如陶壶、牛鞍、帐篷杆子等物品。家里多了几样新东西会让人感到高兴。

当长到十多岁时，我就独自钻入当雄驮队的帐篷里头，开始和人家做起买卖。当然我不可能支配家里的财产，所以只能卖一些属于自己的小东西来换取我喜欢的物品。

一天，一个盐人看上我那双精美的靴带，就跟我纠缠着要换靴带，另加一支钢笔。这一下子吸引了我。谁让那位叫卡尔托的上师给我起的名字是加央西热呢！加央西热翻译成汉文就是智慧的文殊，文殊是掌管文艺的菩萨，因此我从小就喜欢文具，喜好书籍。钢笔对我特别具有诱惑力。

那人也看出我喜欢钢笔，不是在一张砖茶的包装纸上写几个字，就是教我如何吸



大山谷里驮队缓缓地前行

墨水，如何装笔帽。他的这些广告性示范更加诱发了我的兴趣，我决定立即交换，尽管两条靴带的工艺和质地真是没法比较。我的那双靴带上编织了矫健的黄羊、奔驰的鹿、小河中栩栩如生的小鱼，与其说是靴带，还不如说是精美的工艺品。

晚上我回到家里，遭到妈妈的严厉批评，大嫂也郑重声明再也不给我织靴带。尽管后来她还是给我织了，只是告诫我不许再卖掉。

一年夏天我和二哥曾联手做成一桩令人难以忘怀的生意。那年夏天，来了一位当雄的老人跟我们一起放牛。交谈中我们得知，老人是为一位盐商放牧的放牛员，自己有一匹小青马。二哥问他卖不卖，老人说如果价钱谈得来，可以考虑卖。

爸爸当上合作组组长，每周都要到乡里开会，急需一匹公马作坐骑。在这之前他跟好几个盐商周旋买马的事宜，可是要么马不理想，要么价钱谈不下来，一直未能如愿。这匹小青马四肢修长，皮松毛短，善于平跑，是一匹理想的坐骑，而老人只要几头冬季破肚皮(宰杀)的老牛就行了。爸爸听说了这事之后，极感兴趣。于是大人们你来

